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第八十二回 索倫常名分費商量 報涓埃夫妻勤伺候

「某觀察聽重慶道述了一遍領事的話，不覺目定口呆，做聲不得。歇了半晌，才說道：『那裡有這個話！這是我在上海，識了一個寧波朋友，名叫時春甫，他告訴我的。他是個老洋行買辦，還答應我合做這個生意。他答應購辦機器，叫我擔認收買煤斤，此時差不多機器要到上海了。我想起來，這是那領事妒忌我們的好生意，要輕輕拿一句話來嚇退我們。天下事談何容易！我來上你這個當！』重慶道道：『話雖如此，閣下也何妨打個電報去問問，也不費甚麼。』某觀察道：『這個倒使得。』於是某觀察別過重慶道，回來打了個電報到上海給時春甫，只說煤斤辦妥，叫他速運機器來。去了五六天，不見回電。無奈又去一個電報，並且預付了復電費，也沒有回電。這位觀察大人急了，便親自跑到上海，找著了時春甫，問他緣故。春甫道：『這件事，我們當日不過談天談起來，彼此並未訂立合同，誰叫你冒冒失失就去收起煤斤來呢！』某觀察道：『此刻且不問這些話，只問這提煤油的機器，要向那一國定買？』時春甫道：『這個要去問起來看，我也不過聽得一個廣東朋友說得這麼一句話罷了。若要知道詳細，除非再去找著那個廣東人。』某觀察便催他去找。找了幾天，那廣東人早不知到那裡去了。後來找著了那廣東人的一個朋友，當日也是常在一起的，時春甫向他談起這件事，細細的考問，方才悟過來。原來當日那廣東人正打算在清江開個榨油公司，說的是榨油機器。春甫是寧波人，一邊是廣東人，彼此言語不通，所以誤會了。大凡談天的人，每每喜歡加些裝點，等春甫與某觀察談起這件事時，不免又說得神奇點，以致弄出這一個誤會。春甫問得明白，便去回明了某觀察。某觀察這才後悔不迭，不敢回四川，就在江南地方謀了個差使混起來。好在他是明保過人才的，又是個特旨班道臺，督撫沒有個看不起的，所以得差使也容易，從此他就在江南一帶混住了。」說到這裡，客棧裡招呼開飯，便彼此走開。我在宜昌耽擱了十多天，到伯父處去過幾次，總是在客堂裡，或是花廳裡坐，從不曾到上房去過；然而上房裡總像有內眷聲音。前幾年在武昌打聽，便有人說我伯父帶了家眷到了此地，但是一向不曾聽說他續弦。此時我來了，他又不叫我進去拜見，我又不便動問，心中十分疑惑。

有一天，我又到公館裡去，只見門房裡坐了一個家人，說是老爺和小姐到上海去了。我問道：「是那一個小姐？是幾時動身去的？」那家人道：「就是上前年來的劉三小姐，前天動身去的。」我看那家人生得輕佻活動，似是容易探聽說話的，一向的疑心，有意在他身上打聽打聽這件事情，便又問道：「此刻上房裡還有誰？」一面說著，一面往裡走。那家人跟著進來，一面答應道：「此刻上面臥房都鎖著，沒有人了，只有家人在這裡看家。」我走到花廳裡坐下，那家人送上一碗茶。我又問道：「這劉三小姐，到底是個甚麼人？在這裡住了幾年？你總該知道。」那家人看了我一眼，歇了一歇道：「怎的姪少爺不知道？」我道：「我一向在家鄉沒有出來，這裡老爺我是不常見的，怎能知道。」那家人道：「三小姐就是舅老爺的女兒。」我道：「這更奇了！怎麼又鬧出個舅老爺來呢？」那家人道：「那麼說，姪少爺是不知道的了。舅老爺是親的是疏的，家人也不得而知，一向在上海的，想是姪少爺向未見過。」我聽了更覺詫異，我向在上海，何以不知道有這一門親戚呢。因答道：「我可是未見過。」那家人道：「上前年老爺在上海頂了大半年，天天和舅老爺一起。」我道：「你且不要說這些，舅老爺住在上海那裡？是做甚麼事的？」那家人道：「那時候家人跟在老爺身邊伺候，舅老爺公館是常去的，在城裡叫個甚麼家街，卻記不清楚了，那時候正當著甚麼衙門的幫審差呢。」

我回頭細細一想，才知道這個人是自己親戚，卻是伯父向來沒有對我說過，所以一向也沒有往來，直到今日方知，真是奇事。因又問道：「那三小姐跟老爺到這裡來做甚麼？這裡又沒個太太招呼。」那家人道：「這個家人不知道，也不便說。」我道：「這有甚麼要緊！你說了，我又不和你搬弄是非。」那家人道：「為甚麼要來，家人也不知道。只是來的時候，三小姐捨不得父母，哭得淚人兒一般。他家還有一個極忠心的家人叫胡安，送三小姐到船上，一直抽抽咽咽的背著人哭；直等船開了，他還不曾上岸，只得把他載到鎮江，才打發他上岸，等下水船回上海去的。」我聽了不覺十分納悶，怎麼說了半天，都是些不痛不癢的話，內中不知到底有甚麼緣故。因又問道：「那三小姐到這裡，不過跟親戚來頑頑罷了，怎麼一住兩三年呢？又沒有太太招呼。」那家人道：「這個家人不知道。」我道：「這兩三年當中，我不信老爺可以招呼得過來。就是用了老媽子，也怕不便當。」那家人聽了，默默無言。我道：「你好好的說了，我賞你。這是我問我自己家裡的事，你說給我，又不是說給外人去，怕甚麼呢。」那家人囁嚅了半晌道：「三小姐到了這裡，不到三個月，便生下個孩子。」我聽了，不禁吃了一大驚，腦袋上「轟」的一聲響了，兩個臉蛋登時熱了，出了一身冷汗。嘴裡不覺說道：「嚇！」忽又回想了一想道：「原來是已經出嫁的。」那家人笑道：「這回老爺送他回上海才是出嫁呢，聽說嫁的還是山東方撫臺的自家兄弟。」我聽了，心中又不覺煩燥起來，問道：「那生的孩子呢？此刻可還在？」那家人道：「生下來，就送到育嬰堂去了。」我道：「以後怎麼耽擱住了還不走？」那家人道：「這個家人那裡得知。但知道舅老爺屢次有信來催回去，老爺總是留住。這回是有了兩個電報來，說男家那邊迎娶的日子近了，這才走的。」我道：「那三小姐在這裡住得慣？」那家人想了一想，無端給我請了一個安道：「家人已經嘴快，把上項事情都說了，求少爺千萬不要給老爺說！」我笑道：「我說這些做甚麼！我們家裡的規矩嚴，就連正經話常常也來不及說，還說得到這個嗎。」那家人道：「起先三小姐從生下孩子之後，不到一個月，就鬧著要走，老爺只管留著不放，三小姐鬧得個無了無休。有一天，好好的同桌吃飯，偶然說起要走，不知怎樣鬧起來，三小姐連飯碗都摔了，哭了整整一天；後來不知怎樣，又無端的惱了一天，鬧了一天。自從這天之後，便平靜了，絕不鬧了。家人們納罕。私下向上房老媽子打聽，才知道接了舅老爺的信，說胡安嫌工錢不夠用，屢次告退，已經薦了他到甚麼輪船去做帳房了。三小姐見了這封信，起先哭鬧，後來就好了。」我聽了這兩句話，又是如芒在背，坐立不安。在身邊取出兩張錢票子，給了那家人，便走了。

一路走回興隆棧，當頭遇了丁作之，不覺心中又是一動，好像他知道我親戚有這樁醜事的一般，十分難過。回頭想定了，才覺著他是不知道的，心下始安。作之問我道：「今天晚上彝陵船開，我已經寫定了船票，我們要下次會了。」我想了一想，此處雖是開了口岸，人家十分儉樸，沒有甚麼可銷流的貨物。至於這裡的貨物，只有木料、藥材是辦得的，然而若與在川裡辦的比較起來，又不及人家了。所以決意不在這裡開號了，不如和作之做伴，先回漢口再說罷。定了主意，便告訴了作之，叫帳房寫了船票，收拾行李，當夜用划子划到了彝陵船上，揀了一個地方，開了鋪蓋。

剛剛收拾停當，忽然我伯父的家人走在旁邊，叫了我一聲，說道：「少爺動身了。」我道：「你來作甚麼？」那家人道：「送黨老爺下船，因為老爺有兩件行李，托黨老爺帶到南京的。」我心中暗想，既然送甚麼小姐到上海，為甚又帶行李到南京去呢？真是行蹤詭秘，令人莫測了。那家人又道：「方才少爺走了，家人想起來，舅老爺此刻不住在城裡，已經搬到新橋長慶裡去了。」我點了點頭。那家人便走到那邊去招呼一個搭客。原來這彝陵船沒有房艙，一律是統艙，所以同艙之人，彼此都可以望見的。我看著那家人所招呼的，諒來就是姓黨的了，默默的記在心裡。歇了一會，那家人又走過來，我問他道：「你对黨老爺可曾說起我在這裡？」那家人道：「不曾說起。少爺可要拜他？家人去回一聲。」我道：「不要，不要。你並且不要提起我。」那家人答應了，站了一會，自去了。

半夜時，啟輪動身。一宿無話。次日起來，覺得異常悶氣，那一種鴉片煙的焦臭味，撲鼻而來，十分難受。原來同艙的搭客，除了我一個之外，竟是沒有一個不吃煙的。我熬不住，便終日走到艙面上去眺望；艙裡的人也有出來抒氣的。到了下午時候，只見那姓黨的也在艙面上站著，手裡拿了一根水煙袋，一面吸煙，一面和一個人說話，說的是滿嘴京腔。其時我手裡也拿著煙袋，因想了一個主意，走到他身邊，和他借火，乘勢操了京話，和他問答起來。才知道他號叫不群，是一個湖北候補巡檢，分到宜昌府差委的。我便和他七拉八扯的先談起來。喜得他談鋒極好，和他談談，倒大可以解悶。

過了一天，船已過了沙市，我和他談得更熟了，我便作為無意中間起來，說道：「你佇在宜昌多年，可認得一位敝本家號叫子仁的？」黨不群道：「你們可是一家？」我道：「不，同姓罷了。」不群道：「這回可見著他？」我道：「沒見著呢。我去找他，他已經動身往上海去了。」不群道：「你們向來是相識的？」我道：「從先有過一筆交易，趕後來結帳的時候，有一點兒找零沒弄清楚，所以這回順便的看看他，其實沒甚麼大不了的事情。」不群道：「你佇再過兩個月，到南京大香爐陳家打聽他，就打聽著了。」我道：「他住在那邊麼？」不群道：「不，他下月續弦，娶的是陳府上的姑娘。」我聽了這話，不覺心下十分懷疑，因問道：「他既然到南京續娶，為甚又到上海去呢？」不群笑道：「他這一門親已經定了三四年了，被他的情人盤踞住他，不能迎娶。他這回送他情人到上海去了，回來就到南京娶親。」我聽了這話，心裡兀的一跳，又問道：「這情人是誰？為甚老遠的要送到上海去？」不群道：「他情人本是住在上海的，自然要送回上海去。」我道：「是個甚麼樣人？」不群道：「這個不便說他了。」我聽了這話，也不便細問，也不必細問了。忽然不群仰著面，哈哈的笑了兩聲，自言自語道：「料不到如今晚兒，人倫上都有升遷的，好好的一個大舅子，升做了丈人！」我聽了這話，也不去細問，胡亂談了些別的話，敷衍過去。不一天，船到了漢口，各自登岸。我自到號裡去，也不問黨不群的下落了。

我到了號裡之後，照例料理了幾條帳目。歇了兩天，管事的吳作猷，便要置酒為我接風。這吳作猷是繼之的本家叔父，一向在家鄉經商。因為繼之的意思，要將自己所開各號，都要用自己人經營，所以邀了出來，派在漢口，已經有了兩年了。當下作猷約定明日下午在一品香請我。我道：「這又何必呢，我是常常往來的。」作猷道：「明日一則是吃酒，二來是看迎親的燈船，所以我預早就定了靠江邊的一個座兒，我們只當是看燈船罷了。」我道：「是甚麼人迎親？有多少燈船，也值得這麼一看？」作猷道：「闊得很呢！是現任的鎮臺娶現任撫臺的小姐。」我道：「是甚麼鎮臺娶甚麼撫臺的小姐，值得那麼熱鬧？」作猷道：「是鄖陽鎮臺本省撫臺的小姐，還不闊麼！」我搖頭道：「我於這裡官場蹤跡都不甚了了，要就你告訴我，我才明白呢。」作猷道：「你不厭煩，我就一一告訴你。」我道：「你有本事說他十天十夜，我總不厭煩就是了。」作猷道：「如此，我就說起來罷。這一位鄖陽鎮臺姓朱，名叫阿狗，是福建人氏。那年有一位京官新放了福建巡撫，是姓侯的。這位侯中丞是北邊人，本有北邊的嗜好；到了福建，聞說福建恰有此風，那真是投其所好了。及至到任之後，卻為官體所拘，不能放恣，因此心中悶悶不樂。到任半年之後，忽然他簽押房裡所糊的花紙霉壞了，便叫人重裱。叫了兩個裱糊匠來，裱了兩天，方才裱得妥當。到了第二天下午，兩個裱糊匠走了，只留下一個學徒在那裡收拾傢伙。這位侯中丞進來察看，只見那學徒生得眉清目秀，唇紅齒白，不覺動了憐惜之心。因問他：『姓甚名誰？有幾歲了？』那學徒說道：『小人姓朱，名叫阿狗，人家都叫小的做朱狗，今年十三歲。』侯中丞見他說話伶俐，更覺喜歡。又問他道：『你在那裱糊店裡，賺幾個錢一月？』朱狗道：『不瞞大人說，小的們學生意是沒有工錢的。到了年下，師傅喜歡，便給幾百文鞋襪錢。若是不喜歡，一文也沒有呢。』侯中丞眉花眼笑的道：『既是這麼樣，你何苦去當徒弟呢？』朱狗笑道：『大人不知道，我們窮人家都是如此。』侯中丞道：『我不信窮人家都是如此，我卻叫你不如此。你不要當這學徒了，就在這裡伺候我。我給你的工錢，總比師傅的鞋襪錢好看些。』那朱狗真是福至心靈，聽了這話，連忙趴在地下，『咯嘣咯嘣』的磕了三個響頭，說道：『謝大人恩典！』侯中丞大喜，便叫人帶他去剃頭，打辮，洗澡，換衣服。一會兒，他整個人便變了樣子。穿了一身時式衣服，剃光了頭，打了一條油松辮子，越顯得光華奪目。侯中丞益發歡喜，把他留在身邊伺候。坐下時，叫他裝煙；躺下時，叫他捶腿。一邊是福建人的慣家，一邊是北直人的風尚，其中的事情，就有許多不堪聞問的了。兩個的恩愛，日益加深。侯中丞便借端代他開了個保舉，和他改了姓侯名虎，弄了一個外委把總，從此他就叫侯虎了。侯中丞把他派了轄下一個武巡捕的差使，在福建著實弄了幾文。後來侯中丞調任廣東，帶了他去，又委他署了一任西關千總，因此更發了財。但只可憐他白天雖然出來當差做官，晚上依然要進去伺候。侯中丞念他一點忠心，便把一名丫頭指給他做老婆。侯虎卻不敢怠慢，備了三書六禮，迎娶過來。夫妻兩個，飲水思源，卻還是常常進去伺候，所以侯中丞也一時少不了他夫妻兩個。前兩年升了兩湖總督，仍然把他奏調過來。他一連幾年，連捐帶保的，弄到了一個總兵。侯制軍愛他忠心，便代他設法補了鄖陽鎮；他卻不去到任，仍舊跟著侯制軍統帶戈什哈。」

正是：改頭換面誇奇遇，泱泱淪肌感大恩。未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再記。